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青龍傳 第一回 訪惡霸途認義女 疑拐帶路打不平

話說大清一統，世世篤生聖帝，代代不乏賢臣，所以人瑞既多，天和可召，遂致國富兵強，朝享太平之福，風調雨順，豐衣足食。順治皇帝駕坐北京，坐了十八載，棄位歸五台山修行。二帝康熙老佛爺登極六十一年駕崩。雍正皇帝坐了十三年。乾隆皇帝坐了六十年，讓位於嘉慶皇帝，坐了二十五年，在熱河行圍打獵賓了天。宣宗成皇帝駕登九五，國號道光，自登極以來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有話則長，無話則短，道光皇帝臨政至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，駕登九五。靜鞭三響，眾文武大臣朝參已畢，列在兩班。皇爺閱覽各省奏章已畢，只見左班中走出一臣，手捧本章，跪在太和殿前，口尊：「吾主，臣有本奏。」向上一舉。皇爺望下一看，乃是劉墉之孫，名喚劉煥芷。命太監接過本章，展在御書案上，皇爺閃龍目閱畢，心中不悅，暗思：「所參乃是黃士功弟兄，他不知係朕國戚，國舅焉敢知法犯法？必是兩家有些不睦，才參劾他弟兄搶男霸女。」

此乃妄奏不實，此本不准。」

劉煥芷無奈，退下殿來，心中著急。忽見東路王趙長清手托朝珠走上殿來，施了朝王之禮。皇爺口呼：「皇兄，免禮賜座，上殿有何國政議論。」東路王口呼：「吾主，劉煥芷所參黃士功弟兄劣跡不虛，吾主效歷代先皇自行訪查可也。當初康熙老主訪過月明樓，於成龍訪過梅花天竺宮及紅門寺，施士倫私訪淮安，劉墉私訪山東，判斷旋風案。嘉慶先主暗訪過通州。」

吾主何不亦出宮，訪查那雙關浦，黃家弟兄有無劣跡，方見水落石出。誰真誰妄，吾主裁度。」皇爺聞奏，曰：「皇兄下殿候旨。」遂散了早朝。

皇爺回宮，遂扮作算命先生的模樣，頭戴纓帽，身穿天藍袍，外套亮青馬褂，用包袱包了一本《百中經》。一本《麻衣相》並紙筆墨硯，腰中內藏銅錘兩把，以防不測。道光爺乃是馬上皇帝，力大無窮，拉弓射箭，武藝超眾。收拾已畢，吩咐傳宮太監：「朕當午時回宮。如過午不回宮，急命王公大臣派滿漢兵丁前去接駕。」言畢出了宮院。

不移時走至交民巷，來到鼓樓大街，手執毛竹板敲了幾下，高聲念道：「算靈卦，占靈課，批八字，講子平，前來問卦防身寶，禍到臨頭問卜遲。占課八個錢，算不准倒找二百錢。」

且言從迎面來了兩個光棍，一名李桂，一名吳昭英，素日不作好事，以訛人為本。今日喝得醺醺大醉，往前行走。李桂口呼：「兄弟，你看這先生穿得體面，他所言算准了要八個錢，算不靈倒找二百錢。咱們令他算一算，算准了就說未算著，訛他二百錢，吃點心也是好的。」吳昭英說：「言之有理。」遂高聲喊道：「先生別走，我弟兄來算命。」

皇爺聞言，抬頭觀看，見迎面來了兩個人，前頭這人盤著辮子，歪戴簪帽，身披鸚哥綠大襖，足登鱗鞋，小腦袋，長脖頸，細眉毛，小眼睛，看年紀有三十歲。後面那人光著頭，小辮頂，身穿青小棉襖，閃披皮馬褂，足登魚鱗鞋，大腦袋，小身量，濃眉大眼，看年紀有二十歲頭裡是李桂，後面是吳昭英。李桂說：「先生算算我吃了飯未？」吳昭英說：「先生算算我喝了茶未有？」兩個無賴光棍，醉魔咕咚滿口胡話。道光皇爺衝衝大怒道：「該死的奴才！你倆不用算，不能活過兩天去。」兩個光棍聞言大怒：「好大膽一個先生。出口傷人，今日你算碰在釘子上了！你在北京訪一訪，我哥倆不是省油的燈。咱哥倆打他。」皇爺怒道：「你若打了我，准教你全家開斬，滅門九族！」二光棍大怒，闖近前舉拳打來。皇爺用順手牽羊式，李桂闖了個嘴啃地。吳昭英見事不好，撒開腿跑了。皇爺問：「該死的奴才，起來與我再打！」這李桂被皇爺摔重了，躺在地上只是哼哼。皇爺說：「哪有閒工夫與你鬥氣！」

遂轉身往前行走。腹內暗想，這座雙關浦不知在於何處？怎訪出凶徒惡豪之劣跡？

低著頭信步行來，至東四牌樓，猛抬頭見迎面來一女子，發髻蓬鬆，眼含痛淚，行走慌忙。來至皇爺面前，道了一個「萬福」，口尊：「先生，你人家暫且慢行一步，我被冤的小女子問上王府從哪裡而去？」皇爺問道：「這北京九門九關，街道衙門無數，皆可通連，且問你欲上那哪王府？有何事故？」

那女子說：「奴到東路王府前去喊冤告狀。」皇爺說：「王府深大，門軍攔阻，你告不成。何不去到刑部衙門或是都察院告去？」

那女子說：「別的衙門不敢准狀。除非東路王敢準此狀。若是東路王府告不成，奴那屈死的爹娘白白教人家害死。」言罷啼哭不止。皇爺問：「你的父母被何人害死，對我實說，我與你出個主意，好去報仇。」那女子止淚說道：「奴若說出，也是枉然，你作不了主。」皇爺說：「常言說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別看我是算卦的，我常到五府、六部、公伯、王侯之府去算命。那時節我再到王府替你說一說，也能報仇雪恨。」那女子聞言，「咳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奴家住這北京宛平縣草帽衙門，奴父湯明貴是嘉慶甲子年科的舉人，乙丑年的進士，即山西知府。年近七十，膝下無子，告老還家。作官清正，不愛民財，到家還是貧窮。我母邱氏，生奴一人，名喚美容，素日指著奴家度日。」皇爺說：「指著你度日，我可不信。你又不是十七八歲的學生，做些生意買賣，你是一女子，這可奇了。」

湯美容說：「是指著奴的手巧。」皇爺說：「你的手巧，不過是紮花擰雲子，每日賺幾文銅錢。」湯美容說：「那個下賤活兒奴可不做，奴能畫畫賺錢度日。」皇爺問：「你畫畫能掙幾何錢？」

湯美容說：「畫一張賣銀一兩。」皇爺聞言，點點頭，說：「這就是了。」湯美容說：「昨日我父上街賣畫，我母女上井汲水。」

別的井水苦，唯雙關浦水甜。這甜水井乃是惡霸黃士功、黃士龍所制，此井挖在他大門旁，不准男子汲水。凡汲水之人中准其青年婦女。若汲水之婦女生得俊俏，令打手搶至家中成親。

也是奴誤同我母前去汲水，將奴搶進他府。奴爹娘找到他府拚命要奴，我的父母被惡霸令眾惡奴一頓亂棍生生打死，將屍首拋在花園澆水井內，立逼奴家成親。奴罵賊不休，二賊氣怒，將奴吊打，只打得奴家渾身傷痕青紫，無處不傷。瞑目等死。

天至二更，眾惡奴退去，多虧二強霸之妹黃桂英將奴救上後樓，與奴情投意合，拜了生死姐妹，今晨放奴逃出火坑，去奔東路王府告狀，好與父母報仇雪恨。難女摸不清王府在於何處，故而借問先生一聲。此係以往實情，並無謊言。你老可能替奴報得了仇嗎？」

道光皇爺聽了一遍，不由得龍心大怒，暗罵：「黃士功、黃士龍倚仗國舅皇戚，橫行霸道，苦害黎民，竟敢打死四品黃堂！朕當今日訪明他的劣跡，回朝抄拿黃氏滿門才是。」遂說道：「原來是殺父的冤仇，該告狀的，你告去罷。順著大街走，望西一拐，那就是東路王府。」湯美容聞言，將臉一沉說：「我不說罷，非教我說不可。我已說了，你老聞聽黃家的勢力，又不敢管哩。」皇爺說：「你我一不係親，二不係故，誰與你打這人命官司去？」湯小姐聞說是非親非故，不管奴事，心中暗想：「此位先生人品端正，非是歹人，不如認了乾親罷。」湯美容乃係紅鸞星降生，受些折磨方可見天日，當享榮華。一時機靈，小姐口呼：「義父，女兒這裡叩頭了。」

皇爺說：「且慢！我自幼不愛認親。」小姐含淚，口呼：「義父，你認了罷。若是不認乾女兒，奴就跪著哭。」皇爺一時動了惻隱之心，說：「罷了，我認下你了。你看冰雪在地，你跪著啼哭，別人觀之不雅，立起來罷。」小姐叩頭站起，口呼：「義父，女兒遭難，並無存身之處，奴家上哪里居住？你老領女兒到家，一來給俺娘叩頭，二來認認門，女兒再去告狀。」

皇爺說：「咱的家好認，北京城數著第一。隨我來認你乾媽去。」言罷父女同行。

且言這北京宛平縣太平衙門有一好漢，力大無窮，姓李名榮禧，行三。生平好打不平，人送綽號李三楞。素日以賣豆腐為生，

正然挑擔往前行走，猛抬頭見正北走著一位先生，後隨一女子，哭哭啼啼，不由心中納悶，想道：「這先生必是不老成，拐來人家的幼女；不然就是使女、丫鬟。既然今日遇見，我李三豈有不管之理。」於是將擔兒一放，未放穩，挑兒倒在地上，豆腐撒了一地，自己也不顧了，抽下扁擔舉起，惡狠狠望皇爺打來。皇爺身形一閃，扁擔打空，落在地上，把地打一個深坑，扁擔亦折了。遂拿著半節扁擔，闖上去又望皇爺打來。

皇爺大怒，將小包袱扔在一旁，見半節扁擔臨近，身形一閃，用左飛腳照著大漢手腕踢去，將半節扁擔踢飛；還過右腳，一個掃堂腿，把個李三楞踢倒在地。皇爺說：「好一個該死的奴才，青天白日在當街竟敢打槓子劫人。」李三楞說：「你疑我是打槓子的，你是在街巷假算卦，是真拐帶人。你拐此女，遇見我李三楞，我才要打你。」皇爺聞言說：「你這人好愣呀！你為何不先問明白了，再打也不遲。那是我的乾女兒，你疑我拐帶，不容分說，舉扁擔就打。若是人家接送姑娘，在街上行走，你都給打死不成？」李三楞說：「你接送閨女，為何不早向我說明，我就不動武了。」皇爺說：「我們父女行走，你舉扁擔就打，你問誰了？」

正然講話，湯美容走近前，口呼：「爹爹，咱快走罷，休與他較量。」李三楞說：「今日遭咧！人家是父女，我這是何苦？扁擔也折咧，豆腐撒了一地，收不起來哩，本錢也賠淨哩。這買賣也作不了咧。」自己躊躇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